天一閣集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一

四明范欽安卿著

藝文續稿序

其獲交於畏齋薛先生蓋雅所誦法也先生持憲虔南遂納祿去其奔走中外已而歸田習嬾成性不相聞問者二十餘年然慕義懷賢私心時嚮往之間於士友獲覽先生藝文集因請卒業先生以續集見遺其曰觀於先生之文而知道之相成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存也渾淪而萬有昭融擬之而不可象道也而莫非文也其發也充周而

觸機變化探之而不可窮文也而莫非道也故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蓋深於道而已聖學不明異端蠭起乃若後世可異焉固有揣摩古昔高談性命見謂布帛菽粟而實則猥凡施於清廟明堂與章甫大烹並則駭矣其失也陋亦有陶埴萬品巧擬雕蟲片詞隻字駕稱秦漢猶之土龍芻狗將安用之其失也靡陋則使人長步濶視薄博文不為而甚且不立文字淪於佛氏靡則使人騁奇鬭艷盡態極妍屹屹窮年而靡所底止斯二者蓋岐道與文而二之也不觀之天地乎天道健而日

月星辰之麗雨風露雷之布文也地道順而山川之流峙鳥獸草木之發育文也故聖賢之學無動靜無內外一則純二則駁以此例天下之士其將遁乎先生抱性穎敏早歲蒐獵墳典振藻藝林顧慮口耳無裨取宋諸儒書讀之證以孔孟上泝六經推見端緒已又反求諸心虛明冲默窺見天人之際作爲文辭直吐胸臆所稱知行合一動靜相成不一而足如曰格物以致知也致和以致中也問學以尊德性也盖內無欲以收主靜之功不離事境不落言筌於孔門博約虞廷精一之旨太有

發明若其品裁淡而不厭驕而有體卓然不詭於作者之塗視世所譏者霄壤矣故曰覩先生之文而知道之相成也稽之於古言道則文在其中河出圖而八卦列洛出書而九章陳是也言文則道在其中義以畫而易象昭禹以疇而民彝敘是也繹而思之端可識矣後人不察猥曰文以載道曰文者貫道之器彼固詞章流也子貢以頴悟稱於孔門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猶不免岐而二之何歟其殆未聞一貫之前乎先生年逾彊心逾下而學

逾邃將深造自得底於醇大刋落枝葉得意忘言則斯集者非先生之緒餘哉於乎覧先生之文者可以逌焉興矣

送王郡侯入覲序

夫砥昭曠之節者不以隱微脩行樹閎遠之業者不以通顯易慮故勳伐著於當年聲稱施於無斁凡以敦純白而遠回邪也昔周官以六計弊群吏之治善能敬正法辨六事亦足矣而必取準於廉葢士之持廉猶女之抱潔也士不以才華而葢其污女不以工容而贖其醜故勵志飭躬非庶不植

發謀播號非廉不摵詰譏剔奸非廉不服回風正俗非廉不成一善立而百行從此君子居身之珎而亦守官者之要也何者化之有蹊蠹者民也澤之有闕過者吏也若其感召變悟之機類非彼之所能與蓋上者民之表吏之紀也余盖數傷於世之為治者束濕煬竈惟劾鼠是效即閭里銖兩之姦無所遁罪民遂慴伏之不暇其檢飭門内類於除羊保群而彼黠之吏無能舞文亦且反面而易圖斯二者方諸遡㝠無為者遠矣顧掯玉雪之志後羔羊之節决裂防維以明得意若之何求於人

者重而自治者輕也能無傷乎鵬江王公蓋古之循良也以制科異等令建安徙閩縣治行焯著晉司留臺疏論時政刺憸壬無所斂避已而出守吾寧故瘠嚚著稱倭警又歲比不登時稱難理公至即下令曰吾奉

明命守茲土懼無術以佐吏民竊念弊亦叢矣瘠民間非難瘠門內非難瘠吾身難而今而後贖鍰必貯於縣無敢私也常賦必按諸額無敢羨也堂食必貰諸吏無敢括也訊斷必傳諸典無敢罰也賓客朋僚之交承必揆諸禮無敢媚且瀆也所不奉

以周旋者有如此曰於是夙弊盡祛志行清澈用能不令而行不嚴而肅豪右歛跡吾良樂業民曰是能父母我者也吏曰是能繩墨我者也僚寀視法而上官騰薦剡矣然則公遵何道乎昔鬬子文恤民而貧楚成王每周之以祿必逃語人曰夫從政者勤民以自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楊伯起當密令之餽乃以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却之讀其書至今使人廩廩其在斯乎夫層冰積雪不能隕其葉窮厓邃谷不能摧其色而榦明堂柱清廟者斯松栢之操也蘊諸石則山坻輝蔵諸淵則

波流潤而下視瑚璉照乘後先者斯荊玉夜光之數也夫公亦若是矣謂之砥昭曠之節樹閎遠之業者非邪乃今以述職行靡有所將宋人有言仕朝者以醜及門爲恥任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王端毅公嘗著諸門而于肅愍公清風兩袖之咏至今頌之

聖明臨御百官承式遠則循賜金拜爵之章近則舉錫宴褒詔之典舍公其誰位愈進則伐愈茂聲逾起而且重諸無斁可預占矣會郡佐諸君聞言於范子遂述以告胥曰是能識其大者遂書諸旌以爲

公先

贈見菴王大尹丞衢郡序

歲辛未見菴王侯以吾鄞令遷衢州府丞民聞報相率走會城乞留侯不能得已乃提符之任先是進士補邑令有聲者入則為給諫御史次亦不失為省寺郎蓋循習久矣外此則非常調而侯在吾鄞三年治行先他邑故說者謂侯不當為郡丞衢在浙為中郡侯曰才不宜小畀余竊謂不然

聖朝稽古官人選任守令意在惠利元元長養休息因之四境晏謐奠安宗社非苟為一切之政而徇

士人便利之圖也
國初典章昭然具在
宣廟彌加興厲即郡守畀以璽書行事不次登進迨
於成化弘治之間海內烝烝號爲極治其後重內
輕外而吏治亦頗尚苟簡計日望遷以得去爲幸
鮮有惻怛子諒之實甚者且鄙夷其民矣嗟乎斯
豈任人圖治初意乎
主上發然下所司加意遴補恵至渥也衢當浙上流
接江閩風氣相薄俗故稱鷙悍邇者盖岌岌矣山
寇侵掠驚動遠邇至設臺使以控壓之勞來安輯

非淺鮮事也

上心軫念固欲得閑敏疆毅之士秉純白有才行更歷世故者以相佐助民始獲有脫駕之期長顧逖攬挈以界侯不既重乎侯精明闓爽足以應務強立不反足以鎮俗恭慎而脩潔足以提身即所建樹已當於邑人之心稱不容口今固知侯之裕於治衢也春初郡國諸臣述職

主上甄拔茂異錫宴賜金其在任者以璽書褒獎亟躋通顯如

先朝故事蓋曠世再睹也侯行矣佇見治行升聞綜

核今昔且將召侯可求裝以侯矣

壽閒西川偕配陸宜人七十序

余觀上世聖哲卓詭之士起家建國雖用功能克自表樹亦藉才賢子姓忠孝有行諡者盡精紹述故道術爍乎光明聲施來世若高陽縉雲氏之有元愷是已御世者遂用登延故伊陟相邑伋掌兵權君牙司徒魯公分茅夜土澒業克纂而王國亦昌迨漢以來選用漸廣諸途並啓而任子得人自蕭育汲黯馮野王韋玄成而下史不絕書若是乎象賢者之有裨於理也西川閒公少即穎異讀古

人書嫺當世之務以莊簡公任歷仕都督宗人府有聲用積伐晉禮部郎中涖中書科事久之加四品服俸盖出入交戟之内夙夜共事者二十餘年靖恭慎密殆若一日當分宜秉政時嗣子勢熖薫灼門趍若市公爲通家兄弟輙退避以是應得恩數忍弗予曁其敗諸通好者例獲罪去公望顧益起方期登進而公乃解印綬矣未嘗有不豫見於言面偃仰林丘充養益裕陸宜人則又效内助今歲同躋耆年華實並茂而公猶遜不敢居夫莊簡公道德勳業巋然爲一代宗工海内人士無問識

[illegible]不識稱隗公于必首曰西川西川云即未抗衡中
古回視蕭汲諸贄不既頡頏乎或曰彼揚自側陋
者何夫蘭蕭不同藝者其品殊也竽瑟不同工者
其調異也故頌服詩禮文質彬彬則孔氏之庭慷
慨奮激慕義而輕生則田荊之俗退讓若無能悛
悛醇謹則萬石君之風浚潔俊朗弘通玄遠則荀
羊陳之致其常也若耕莘釣渭飯牛販繒崛起傳
伍之中翱翔青霄之上其變也常則一門八士不
為炫世變則千里一贄猶比肩耳夫明月夜光孕
於清冷之淵純鈞湛盧剸犀斷鵠之劍躍於歐氏

之冶豫章清廟明堂之具植於鄧林飛龍逸驃赤兔紫燕産於月支大宛之域冀北之野夫物固有然者而況人乎覩此則公之淵源所漸後先輝映非偶然已余獲締姻於公覿聽甚習故推遡本始而歸於善紹如此嗟乎若公者其誠才賢忠孝而有行誼者哉遂書以爲贈

贈王郡侯序

鵬江公挺生南服弱冠登朝由蘭臺出守吾明余時從士大夫後獲承風議而容睟然而氣充然而神凝然頎然蓋猶麟鳳之翔遊而淵嶽之渟峙也

九月二日會公初度於是屬邑諸賢裒成於公問
余以爲祝蓋亦詩人咏南山之遺旨也余曰若公
之壽寧當藉於祝乎夫君子出而應世伸縮萬變
患在於無開敏之才觸機酬物故動有所跲蹙而
道莫能昌斯不足論乃若才既開敏矣而思或不
能退讓蠛蠓天地糠粃古今睥睨姍笑無可當意
世且目爲狂恠而彼猶傲岸無忌如魏之楊爾唐
之四傑茲何能長世也夫退讓足稱矣而度或不
能安裕進有憤世之悻退有憂生之嗟幽鬱悲悒
出門有礙六合雖廣身若無所如賈長沙嵇叔夜

者流斯又何能長世也往余遊虔中會南來人習聞公之賢蓋生即英穎異於輩流若劍之發鉶騕之脫羈尊公青蘿先生以理學獨行著當世過庭之訓耳聆神會鄉中人士無不嘖嘖公者遂舉秋薦計偕則又蹇然南省已而歸山中三年養益完邃遂令福建之建安閩縣皆有名稱徵拜南臺御史風采凝峻所論列皆當世巨務及諸持柄有力人無所遜避迨守吾明廉明公恕用是豪右歛縮善良樂業有古循吏風薦剡交騰屹然公輔之望公居之若虛未嘗有輕世傲物之志在明四年後

人多已遷轉公用前故遭迴衆方爲訝而公無幾
微見於言面綜治民務一如常日此其退讓之思
安裕之度兼體交濟蓋不期於壽而壽可坐致矣
夫退讓則無上人之心而和平安裕則無矯世之
行而凝定和平而後氣不滑凝定而後神不馳外
邪退屛内景冲融將靜與陰同闔動與陽同舒雖
長生久視可也而何耄耋期頤之足計邪余故曰
無藉於祝也書曰天壽平格蓋以宅心設慮通徹
三極故畀公獮亮四世克勤小物而抑之之什衞
武公九十猶不忘國人之交儆蓋學愈進而心愈

下年彌高而德彌劭聖人純一不已與天同體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遵此道也若是則壽又其至矣公以希聖爲期乾乾不息詎有滿假余雖謬諸贒無藉于祝而又不能終已於祝也遂書以諗之

贈王郡侯考績序

漢人稱太守吏民之本又云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恨之心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予誦其語未嘗不想慕其人夫以闔郡之衆剛柔遲速異齊好惡異慮避趨異宜所望於秉政者審時酌施順瀹

不擾大較不越二端儒雅所以飭治而忠信果毅
所以戢奸塗轍若殊道實相成故吳公文翁敦行
化導龔黃勸課休養時稱治平而趙張三王奉行
六條疏抉隱慝以寧民萌所居以赫赫之名漢之
循良於是爲盛斯難以軒輊論也書曰明作有功
敦大成裕非斯之謂乎然世罕通才以質性所近
爲治溫讓者畧於剸裁武敏者短於子諒論者蓋
交病之而治效亦遠遜於漢何怪也吾粵僻在海
隅當島夷內訌之後瘡痍甫起十室九空矯首望
治不啻大旱之霖雨矣我鵬江王公以名御史出

守被服經術敦行崇恪觀其條章所布先巳後人内詳外畧崇教化緩刑法廪廪德讓君子非所謂以儒飾治者然流風相煽鄙薄滋興甚者弱肉強噬寡力衆踣擅利角便廉恥道缺雖誠廢之咎亦上人有以從臾之也公廉其故悉心振刷理之所持筞獨必伸法之所罷高明不假期於祗奉典憲整一風俗意甚憑茂也民始而懾之繼而悔之終則融融然安矣嗟呼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良由忠信㝡毅有以服其心也用是薦剡交騰聲問逾著茲以三載考績部民聞之甚恐相率徒跣畏糧請

臺司乞留公必得乃已此亦九歲之遺意也臺司行當轉聞

上方惆念元元將舉漢故事遵

昭代之典璽書褒勵增秩賜金吾民獲有慰懌焉雖然漢時二千石有治行者入備九卿

武廟以前太守往往内補卿丞如吾寧蔻公其一也然則公豈能久留吾民之所爲甚恐其能終釋乎適郡僚段侯劉侯周侯謁余文爲贈余何能有加於公本其行事敘論如此冀他日傳循吏者當可備采擇云

送徐別駕遷任序

今東南之郡稱艱大者非浙若浙故以鉅麗擅海内贊襄靡不覩遊上焉者發慮展采施及幽耿爲元元立命次則循理脩職亦足以致治蓋志易行而澤易下究也自島夷發難吾寧首嬰其鋒流亡相禪加以大侵歲所治戰守之具以鉅萬計仰給縣官豪究困睥睨其間恃勢干紀殆猶覰髀芒刃之所不解柄政者恒患之而判也者所與先後贊理而倡率宣導諸邑者也滋艱大矣於戲斯非才敏純潔之彥其將能乎乃今觀於次蔡徐侯何其

其勢而有餘施也侯以宏達多聞用賢科起自南
服令桂陽遷判荊州再徙至今官所居以治行聞
而在吾寧咨諏民疾苦俗尚爈惡吏治所便不便
疏剔而振飭之故發令布畫細大恊於人心瀕海
諸倉奸豪窟宅擅不詰之日久矣侯不避險陋船
親檢括盡得其隱匿以次釐正人甚便之追攝吾
鄞事平從緩征簡訟清獄贖鍰之入以代公需未
嘗私一錢會潘司以督理漕舟難其人選而屬侯
侯遜避弗能得故事當此寄者恣所乾沒舟行率
臭厥載侯往來金陵武林之間庀材飭工越歷三

時心折力薙舟成視舊甚堅且二百艘羨金以四千六百計悉輸於公前所未有也臺省諸公咸才之加禮奬焉乃今有桂林之遷郡中百姓聞之曰是嘗父母我也士大夫聞之曰是嘗師帥我也五邑之吏聞之曰是嘗倡率而宣導我也相率嗟悕留之無繇竊觀是侯誠得志澤民不以艱大自晝彰彰甚矣雖然侯蓋進於道者也有道者不以夷險而動容不以遲速而易慮徃余叨撫虔南桂陽在部中迄今蓋十年涉歷數地備嘗險艱非惟編心盛氣之人所不能堪即長孺嘆於積薪退之艷夫

二鳥侯顧鬚眉暢抱較若一日殆非庸衆所能測
識余故曰侯蓋進於道者也一日具以告鵬江郡
公嘆曰侯蓋日賛贊襄我者也習知其政乃進於
道若斯共行且有日請以斯言偕諸僚贈可乎遂
不辭載筆而書諸旌

贈段郡丞考績序

國朝懸功令以馭天下之士倣自虞周考以三載稱
職者始叙陟之其倜儻瑰偉之雄及以他事左遷
論定者陟或年餘近更以數月蓋於品核調劑之
中默寓風厲裁成之厚沿習亦既久矣乃今靳於

蒙岡段君何也君少以奇童稱於吳楚間顧久次費校嘉靖甲辰余備兵九江會蔡堅憲道卿論文首稱君曰是名下不虛者後十年乃舉於鄉又十年始登進士銓授刑部主事主事平天下之讞而又典　詔獄當是時

肅皇統天御宇廢置率從中制貴人復藉寵乘間𢿱散即善職者莫能持故值大獄人輒遜避不且深文密綱以速禍君既敏果而又研精法比出則與友僚參訂下上其服一時稱文無害者必曰段君段君於是君之名益著會柄政者脩故憾於重臣

風君傳致其罪侯弗應遂移於他官如所指君竟
坐是外遷人咸稱枉之君始轉温州府判進吾
郡丞郡當海濵荐苦倭奴患君所典固軍政兼視
篆屬邑以身爲師剗蠹疏垢諸凡張弛恊於倫要
往所稱狗偷之盜與虎視之胥相率歛遁民乃大
忻喜用是三年以績上於臺司臺司咸欲留君視
事如初夫以君之守官忤貴事久論定即使躋臺
省寄禁近猶以爲晚況佐郡治行復昭晰若是要
亦倜儻瑰瑋之雄何俟三年而復奏績非斬邪嗟
乎余知之矣君豫章產也不見諸豫章乎當其抱

靈挺奇盤礴於穹崖邃壑之間醬之以炎曦烈風烮之以層氷沍雪湍濤奔衝蛟龍窟宅蓋樵採之靡及而道甓者捐之猝有明堂清廟之需工師且將輕千里焉何則積厚者不可以淺施器鉅者不能以小受殆有取焉爾由是推之則君之顯庸將不在旦夕乎又何斬焉一日諗諸鵬江郡公曁諸寮諸君咸曰是能知段君者因請以爲贈遂序之

贈劉大尹賡獎序

夫服官涖民者焉可以不自厲哉道之污隆者時議之臧否者人而善敗遣取之則其機在我故志

士不以遠道輟圖盡臣不以末俗頹節凡以締交
質之分而樹飭躬之防也要其後輿論明而世道
復君子㝡焉而已
國家監古圖治推擇守令以寧民萌務得長厚廉靜
之士脩飭名檢敦行教化夙夜孳孳以拊循嫗煦
爲本用能因心爲政悃愊無華斯其最也其次奉
法脩職亦足以致理乃其勸厲之柄則又寄之六
察省方問俗旌別淑慝而銓曹之殿最
明廷之黜陟行焉廷至成化弘治之間人競矜奮號
稱又安其後道化陵夷流風相熇老成者謂之遲

鈍直方者謂之強愎寬大者謂之闒茸退讓者謂之耎懦薰蕕不分舉措倒植一時爭騖進取而吏治亦頗趍文具師爲翕赫可喜之聲而畧於情實使人失其所持迨於今茲於戲時邪抑人爲之邪歲壬申鳴陽劉侯起自南服以令吾鄞鄞荐苦倭警兵賦蝟興瘡痍甫起日求康定服官者蓋甚難之侯至訪求民間疾苦施措所緩亟刻其煩苛以身先之務爲平易簡直之政不以私昵不以勢怵浮俗所稱巧宦揣摩迎合鈎致籠絡之術一切廢罷直行已志斯亦締分飭防之雅致也夫寧抑情

徇外以傲非望哉乃今巡察豫章謝君會得代移
檄所司列其治行而奬禮之且以格於時例未即
剡薦爲解意深至矣行見風聲雷動競奮[illegible]良君
子有所恃而爲善細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敉寧
烝庶還於
熈代之隆可遡睹也若侯則以茂異之才當鼎盛之
年堅強立不反之志歷時彌久則治彌昌則譽望
彌熾嗣是巡察者且疏具以薦
聖天子將循累葉故事下璽書褒美置之侍從右地
圖惟中興端發軔於茲矣故曰騏驥之不蹶於羊

腸者其神定也夜光之不涸於廣淵者其氣溢也治行如侯将不得爲志士蓋臣乎就夫服官涖民者之不可不厲也用是應邑寮諸賢之請且以徵於来日

贈段都令序

蒙岡段侯以才贒佐五寧踰四稔将報政監司因議留既得 請民咸欣欣喜居無何會都令守缺銓曹以侯名上復 報可民復相顧私語意若不喻者范子聞之曰嗟乎以余視侯之行

主上德滋闊遠矣分方者極慮之殷寄治者慮變之

豫然非侯莫或戡之夫天下大勢若居室然京師

堂奧也諸藩門戶也戎狄蠻夷近則唇齒遠在荒

漠之外藩籬也治雖居重以馭輕强幹而弱枝然

一指之不仁則恫瘝在身木蠹其外禍且浸於心

腹是以君子貴於炳幾而善制變也炳幾則能逆

其微善制變則可以御諸不窮非天下之智且勇

者不足以與此試觀宇內比年所稱侵軼中外震

慴者非北虜與南倭乎虜今已欵塞稱臣獨倭奴

爲患五嶺寔當其衝辛蒙

廷議命將視師廓清氛祲簡任子諒才敏之英起潤

德而拊循之察其情處與罷其所便不便然後瘡
痍獲甦流移來歸士旅精彊鼠竊屏跡若候者斯
其選也然視諸都勻可例論弐都勻本西南夷地
介夜郎牂牁之交晋宋始羈縻之
國朝神武天行更衛爲府總統氓庶族帶苗夷蓋亦
一雄郡也顧生苗接壤時懷寇突宣慰安氏席累
世之富強恣睢驕怙漸有輕中國之心識者蓋私
憂之何則倭奴越在海外出沒有常其迹顯而易
防諸夷肘腋連比志慮不一其幾伏而莫測如此
者乃若監司以一方爲心計在吾寧俟以留銓曹

以天下爲心計在西南侯以遷事若殊轍而意切謀國故曰分方者捄患之殷宰治者慮變之豫也主上龍德統天苞育萬象乾旋坤斡神而不宰可留而留可遷而遷期於救寧元元統一區宇故曰德滋闊遠矣嗟乎士懷一飯之遇且不敢忘侯將何以效報哉余諗侯忠亮天秉志在康濟必將審幾酬變飭舉內治恩威信義漸被殊俗逆折奸萌而感發其慕化之心拱手受命四境按堵隱然爲西南長城猶之吾宮藩籬既固而門戶堂奧交蒙其成仰答

主上簡畀之厚庶幾無負蓋合智與勇而時出之所謂非侯其就戮之邪聖作法贊效法百姓圍法夫何不喻之有適象山尹陳君過余圖所以爲贈遂隱括其語著於篇

贈周司理考最序

國家加惠元元鑒觀古昔操三尺以剸量庶獄稗輔教化意烝烝厚也責在西曹外以畀觀察而尤慎選理官聽庶民之訟而質其成聲蹟著者往往陟臺郎給舍列交戟之內持文墨議論爭可否蓋秩散而寄鉅若此矣歲辛未吾郡司理缺天官選

以蜀耿西周君當是時官曠者迨朞告牒放紛囚
繫積擁闕望見天日期以釋構舒憤者不啻倒懸
已也君至三月而獄清訟理茲歷三載當受著上
天子考郡大夫周公暨諸君屬余言余顓陋將何以
得當於君顧署者必有稱試就所睹記者而揚搉之
可乎皆曰諾曰自明允弍敵之風衰世所稱吏察
以爲明刻以爲能若燭淵魚束濕薪恣行胷臆土
苴其民而靡所矜貸誠何心哉君神情宣朗幽隱
畢晰五辭盈庭徐以片言折之抑首稱服乃躬治
獄辭情理委備如漢廷老吏至奉部使者檄視列

郡善敗恥事朘削以趍時好古稱文無害者庶幾
矣其以是爲君署乎諸大夫皆曰未也士之於官
也猶處女之於家也簠簋不飾則官方闕閫閾不
閑則内行隳何者官以正人非正於人者也當大
犀柄政士騖於進取亷隅之節畧而不論比者
主上力懲徃慾大計郡吏以風厲天下冀得浚潔寧
靖之士以佐民急顧可稱德指者何僅僅也君歎
尚名檢茹淡服蹤避遠垢膩門庭如水即常祿歲
入之外不加毫末雖蒙被光榮較若儒素清望四
播不謂倅已其以是爲君署乎郡大夫曰未也某

乃肅容起曰治無體以道爲體亦無用以道爲用故遵孔門者黜桓文宗孟氏者卑管晏蓋決擇邪正之途而澄融諸心者也夫運才情任質行漫渙焉而不本之學術將吏爲俗吏儒爲陋儒其能臻於大猷乎君天禀沉默中鮮外慕頗聞早年綜攬六籍窮稽周孔獨觀昭曠之源若有冥契焉者用能斂華就實逡逡醇謹身不勝衣言不出口蓋浸灌於道義而發揮於事業章章若斯之盛也以是爲署不亦可乎於是郡大夫俱灑然曰釆名稽實必抉其微此誠耿西君之所居也署當莫先是請

書以諗之

送王憲副之蜀序

鵬江公由名御史出守吾郡越四年矣會四川按察司副使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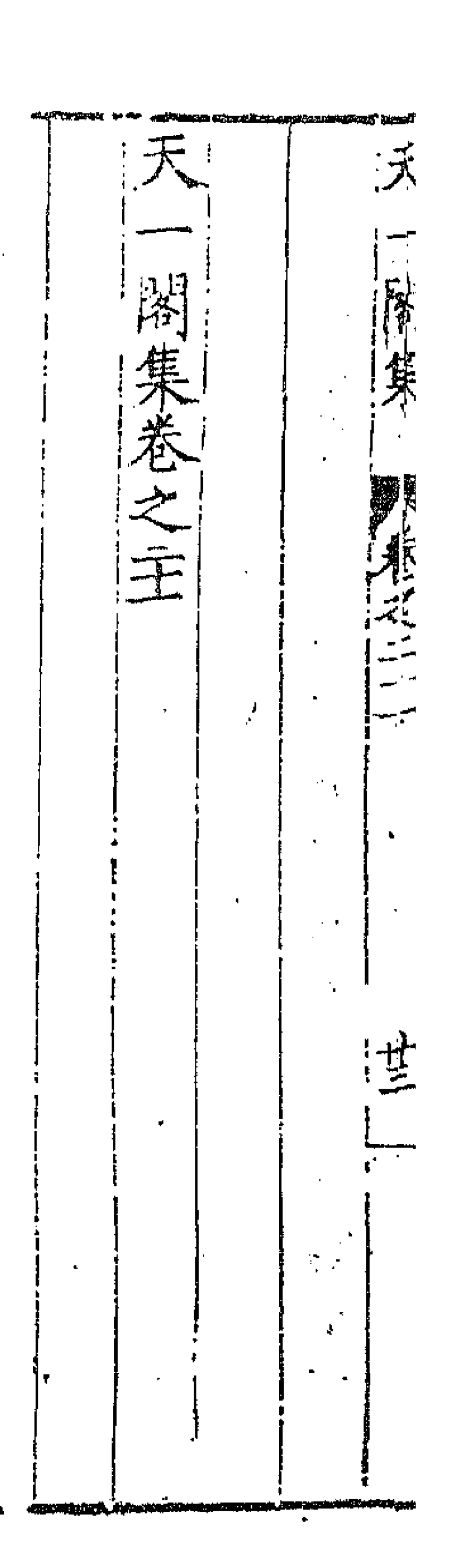
上俞銓曹請以公往蓋專董戎政云諸博士暨弟子員聞之儼然造范子曰公乃蒞蜀邪海内蓋多故矣惟蜀稱獨完吾曹見公神識宏遠濟以敏毅純白諸所施措務在敦舉條章以寧民萌聲問燀赫部使者時以轉聞投大遺艱宜無不可而乃畀諸蜀猶以湛盧刺豚侏儒委豫章非其理矣且公家

南粤去蜀殆萬里太夫人春秋高即奉以周旋寧能免於内顧夫審官視才體下則恤其私公乃涖蜀邪范子曰余聞之圖大於細圖難於易蓋酌幾也人之情營目睫而畧諸遠禍害是亟而狃宴安鮮不貽悔予亦知蜀乎南控蠻獠西摀氐羌表以瞿唐邛峽桃以褒斜劍閣居嘗易動甚則擁兵自擅莫之敢問曩歲鄢藍發難中外震動至老師易將數年而後底定其中則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民殷國富無求而足夫民殷則習為呰窳偷生而緩急靡可恃居嘗易動則取應倉猝而潰爛莫之能

支非命世之才明炳幾先孰何擬之計在飭兵遴帥簡教專精勤施威畧陰奪其氣斯有永安之期事固有迂遠而切於情實運量於几席而遥制萬里之外殆此類也況丈夫墮地志在四方既委質爲臣身非己有險易通遐伸抑遲速之筭寧復嬰心蓋不欲以私滅公情犯義古人叱馭絶裾意或有所指也公忠亮天植籌之已熟又所董惟戎政蜀非公將疇畀乎雖然公豈久於蜀哉非試難不足以肩鉅非豫變不足以應世帝王知人之哲與官人之能交相濟也公今發謀布慮默符機宜振

飭內地逆折奸萌上抒

主上西顧之勤時方弘纂令緒儷美周宣聞則必舉故事酬公召虎南仲經營四國仲山甫典司政本次第踐歷良權與於此矣諸博士暨弟子員慨然曰即如而言蜀誠非公莫往矣請持此以諗諸公何如余遂不辭而言



天一閣集卷之三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二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劉觀察出師圖序

浙以東扆帶滄海當倭奴出沒之衝

高皇混一函夏北起渤海南迄瓊廣所在列城布戍峙糧繕艦延亘萬里以備倭名勢若常山之蛇而尤加意吾寧海山居民掣置內地慮宏遠矣後更董以憲臣璽書行事正嘉以來承平備弛倭遂首犯境上南圻閩廣延蔓繹騷卒藉

朝廷寵靈將士効死力歷十餘年而後稍靖然猶不

解備也歲癸酉見嵩劉公以名御史積閒來視事悉心經畫起仆滌蠹威聲暨於海島烽燧不興說者因謂募兵戰艦當裁省而輕斂牟利之徒倡言海上金塘大榭諸山聽民墾田歲入可數十萬以佐軍興業已議行公爭之疆曰某嘗籌之熟矣夫海警猶疢瘧然善理身者不以疾間而已攝善御變者不以患輟而弛防今雖幸謐顧戎心叵測又閩廣積被兵浙稱稍完胡能保其無犯夫不能制命萬里之外而欲懈一日之備兵艦寧當省邪高皇惜民重土乃捐膏腴之地長慮郤顧宜有大不

得已者以倭也土旣就墾不幸而寇竄據入其中更出迭入且耕且戰東南詎有稅駕之期計懷桑土誠罷舉便主者遂不能奪明年春公乃擐甲提兵躬臨海上部分諸將整舟師結爲五花之陣魚貫而進旌旗蔽空戈鋋炫日瞬息乘風千里一發觀者環堵疑若從天而下蓋自耀兵以來未有若斯之雄也居無何諜者稱倭自對馬諸島西向公即督裨將徐景星於浪岡洋馬自道陳應良於陳錢洋援以機宜各逆戰而參將艾君升寔帥之攻其中堅以奇兵遶出其後賊大敗俘馘以數百計

餘悉溺海無算班師凱至公於是有修伐矣艾君追敘前勩以出師繪圖其披覽之避席而言曰嗟乎余觀於是而知公之有五善也何以故四郊多壘辱在大夫自倭奴發難　當宁拊髀思賢延攬群策宵旰不遑期以保固金甌斯亦主憂臣辱時也乃今露布四馳奏凱稱慶足抒南顧之睠端撫穆清社稷之隷公寔尸之此翊國之忠也一善而弗彰盛而弗傳以乏之先後者耳公尊君一巖先生以浚德直節名青瑣已又藩臬吾浙憲風秉凝峻貪墨解綬積官至大廷尉民到于今思之庭訓之漸

固宜光紹令聞是父是子常陳不得擅譽矣此承家之孝也小人何知蒙其利者爲有德民間積苦兵革瘡痍甫起杼軸猶空一聞砲鼓之警束身待斃今幸保有室家流移來歸飲水知源繄誰之賜此拯民之仁也語有之謀大事者不計小費務遠畧者不營近功蓋自古然矣藉令如彼議將使敵入國門倉皇治戰險阨必爭之地拱手授人是猶以空拳搏虎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寧當首鼠兩端悔噬臍噬臍昌言力爭不爲亢矣此圖事之哲也三軍之命懸於一人勝負無端呼吸立變彼且狃於

嘗勝豨突狼噬巨海𣾰漫難以爭鋒行百里者半九十誰能長駕遠騁功收一戰公以偏師挺前決策制勝曾無一鏃之費先人者有奪人之心是矣此克敵之勇也謂之五善不既信乎雖然此特就公之伐而竊論之者如此若夫請纓之節埋輪之風海內紳緌猶能縷舉以爲法程固自在也余復何言

贈劉大尹考績序

我國家混一區夏綏乂民萌首在愼選守令以塡撫之而猶委重於令凡教化賦役獄訟兵農諸

務不啻蠋毛胥倚以辦以故箠至川湧則難給刑
格勢禁則難施而胥吏窟穴爲姦利又故吾之所
未嘗則難裁乃欲以一人之智慮兩耳目之聰明
交承其間曲而中善應而不窮佐民之急以稱
德意甚非忠信爲質順事恕施未見其有濟也吾鄞
襟山帶海土瘠物詘民終歲盡力南畝以供官家
什一之賦鮮有積藏顧以醇簡稱比年則習爲澆
鄙浮侈而又飭治倭備無寧日供億滋繁至不堪
命識者憂之亦惟賢令是賴耳
明興有聞者具載往籍邇則曾古水劉大名徐永豐

猶爲人所頌慕雖其寬嚴異體張弛異宜而歸於憫民疾苦興利祛害則一而已乃今睹吾鄞陽劉侯起家南海以名進士來宰吾邑始至民頗疑之未朞月民畏之迨今三年而民且喜且譽不容口蓋鄞俗負氣尚勝率以睚眦之忿相告訐詭情飾貌莫知端倪侯剖析枉直錙銖不爽故民胥服侯之明豪右稍騖聲利事陵轢民至無以爲生蓋亦寬髀之所不觧者侯檢以法理無所假貸故民胥服侯之介世之巧宦者迎合時好矯以爲廉刻以爲能競務虛烣以博浮譽即越理拂常亦所不辭

侯直道而行弗激弗隨故民胥服侯之定人例視
官司爲傳舍以不事營繕爲賢侯嚴内外之防飭
正門宇愼蓋庫獄增庫拓隘劃然一新費皆取諸
公羨無科於民故民胥服侯之弘若此者遵何道
邪吾聞侯嘗謂人之喜怒毁譽吾不恤所自信者
吾無欲害人之心自持蓋已素審及薦南宫令元
輔寔主試事迨旅見屢以正直忠厚爲訓寧拙毋
巧寧遲毋速淵源之漸又有自矣要之亦豈外於
忠信爲質順事恕施已哉兹以考績當詣天曹吾
民方懷借寇之勤時又值水沴亟望撫綏當道必

舉時例爲民奏

請留侯矣易比之初六曰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道終始一孚也侯不鄙夷吾民永肩一心以攄悃忱不惟儷美昔賢他日薦歷通顯弘濟元元良權輿於茲矣遂書以俟之

壽屠夫人七十序

范子曰女德之繫於人者豈其微哉蓋亦有交脩之助風厲之益焉猶之水火濟則化理調型模正則器不苦窳閨閣之內斯人倫之端道化之宗所藉以承輔夫子飭成嗣胤者也三代之興王靡不

率是而況於人士乎余嘗誦詩至關雎麟趾樛木鷄鳴等篇未嘗不擊節嗟嗟以爲世道休隆教化宣暨往往見諸行事論議即漢以前如魯敬姜衛定姜齊虞姬晉羊叔姬臧孫田稷之母僖負羈老萊之妻左右長育其聲績與孟母樊姬輩後先奕映即其貞靜幽閒莊懿恭順之風可以想見斯誠士女之芳躅彤管之令範也乃今觀於屠夫人何其大相埒邪夫人生自華閥夙閑姆訓早歸司馬竹墟公稱能翊賛以賢德聞嚴事大夫人惠及庶媵旁逮姻族無巨細皆得其所公遂自郎署躋列

卿別歷中外迨謝事於今五十餘年以勳業名行表儀海内居嘗逍遥物外觴詠爲娱門内祭祀賓客勞頓委瑣諸務一不嬰心顧井井有緒良以夫人爲之地也嗣子比部君清脩雅飭嗜學績文悛悛奉訓令惟謹比就官兩月即予告歸養出入必請命而後行一時稱賢公子者必曰田仲田仲斯則夫人教化之漸淵源非一日矣禮婦不踰閾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詩之教若此矣循外可以占内摽顯可以晰微信如筮龜捷於影響由今觀之交脩之助風教之益儷美昔賢風示將來不既可

推見邪余弱子大沖以子婿嘗奉起居習聞諸懿每舉以爲世程益可徵矣茲屆七十初度之辰諸子婿毛子聞子以言見屬遂爲推本其畧如此繼之以歌歌曰有鵠有鵠兮頡頏雲爲衣兮霞爲裳下上蒼蒼兮攬四方相康樂兮樂未央又歌曰猗鳳凰兮鳴朝陽毛羽煒煒兮五文章秉隆運兮明昌薦燕喜兮左右相将又歌曰陽烏月兎兮燿精芒西崦嵫兮東扶桑挾赤松兮王母行胥盤礴兮萬壽無疆

贈莘野周郡侯考績序

莘野周府君視府政且三年矣嘗以最上屬邑令
劉子輩授簡於范子俾叙列其治行將懸諸旌以
爲計曹先某曰余何知哉余好覽觀故事班孟堅
傳循吏龔黃諸賢皆率先醇謹務在廉平退讓以
綏民萌所居雖無赫赫名顧民號大治乃若趙廣
漢張敞輩習見俗尚之偷畢智殫慮期以振起敝
陋民亦惴惴奉法改易觀聽非不稱也顧不得與
循良並論何哉無亦以烹鮮貴在不擾而大絃急
者絶小絃余自叨任使遊行幾周天下所睹郡國
大較希慕趙張輩爲名高乃龔黃何寥寥也余郡

當吳越之吭控扼東夷稍有警吳越即交臂失色
蓋儼然一重地也民間故孅嗇積苦兵燹所稱軍
旅防戍艦械供億諸務奔命不支尚冀須臾無死
保有室家田廬不啻饑渴之飲食焚溺之於拯援
也
皇上開天域民鑒觀宇內屬之府君時前府君猶未
他注也迨府君至庭見父老詢以疾苦政所便不
便狀曰民之難阨若斯乎是長民者之責也成大
勣者不急小功務遠畧者不牟近利亦惟簡靜不
擾而已乃敦持大體專務休息芸苛急罷搜剔解

紛糾踈滞積汰深文之吏懲忿睢之豪以意行之
無所眩飾蓋翰之以雅飭敷之以慈仁濟之以朗
達而優養之以和綏較然可睹矣茲報成也
皇上方紹纘鴻緒綜核名實往年獎進英乂賜金錫
宴意甚深厚矣不知其人視前代何若以府君視
之不知又何若府君秉心敷治且置趙張韓不為
皇上從而廉核之獎進當又何若耶抑將徇民之急
增祿加秩俾仍視事耶吾民沐浴膏澤惟以府君
亟去為念諸君子奉令承教恃以朝夕無恐宜乎
允不忍釋若此也詩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

悲窮民之心也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諸君子之心也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余方有志焉而愧未之逮將何以慰民將何以應諸君子又將何以為府君重也余不惟愧且滋懼矣願諸君子持而揚搉之

贈一川游郡侯序

昔人有言三代之民制命於君其後制命於天竊嘗疑之天祐下民作之君計在與綏自王朝下逮郡國其責維均故綏在王朝王朝即三代綏在郡國郡國即三代矣天何云乎及觀漢世惠養元

元政簡闊潤二千石又能奉法惟謹當其時衣食滋殖教化風行要惟廉平不擾與民休息而已至觀循吏傳僅僅前漢六人後漢十有二人所稱治績赫奕如趙韓嚴張三王之屬不復偕焉將亦制命於天耶五粵地瀕溟海夙稱烝瘴嘉靖中葉以來島夷內訌犴嬰楚毒因之大畜容兵歲餉金穀於常賦外殆三十年近復以災告

主上龍興軫念遺黎屢下寬恤之詔遂選擇太守得吾一川游公公用進士高第官留都法曹以文無害稱迨至郡開闢悃誠與民更始期於宣布德意

蠲除繁苛時嘗問民疾苦雖山遐海背得至前撫
説當諦興罷如水利弭盜諸事纚纚稱便諸郡邑
歲輸軍需以鉅萬計靡得留難洎俵給戍行皆當
實無毫髪私以是惟聲彌道俗故喜訟日皆羅庭
下魚貫而進立爲訊決小大畢得其情咋舌不敢
出一語即須者退無后言已乃緣法酌擬務在輕
科薄贖船自裁定老胥無能上下其手曰公法家
也與客論事溫顏恬辭中若無抵迕至法理所在
屹然莫之能奪要之公惟端亮宏厚不設城府惟
以廉平爲本隨宜展措各適其則故能不嚴而肅

不令而威廩廩德讓君子也吾民喜色相告㕸者復起去者復還獲有乂安之望公之大造其視漢代諸賢足相頡頏不既制命乎哉邑令朱君時嘗過從曰某不佞筮仕玆土良有厚懼今蒙知於公奉令承教獲冐寡戾又有厚幸焉敢不夙夜以圖無負於是公今祐度矣朱君偕慈奉定象令支君華因謁爲文某非善文者第以報諸君且致吾民之私云

寧波府水利圖說序

范子曰予按圖記遡古人治水之跡東南視中原

異中原河爲宗東南江湖其㝡率委輸於海然溝因水勢防因地勢期於善潄善淫一也秦人不道舉先王之法而芟夷之更爲阡陌海内水始多故矣語曰周秦者古今之限也詎哉吾寧當揚州東南厥田故下下又地剗不合涵水易騰突緣是作河渠爲水旱備惟碶堰是藉焉碶以疏水猶溝也堰以止水猶防也畫之爲鄉注之爲溪爲浦爲港潴之爲湖露之爲灘津涉之爲渡瀉之爲江而海當尾閭焉皆水也乃猶量高深爲則以時蓄洩卑使土沃入豐昔人之猷邈矣夫何世久法隳寖失

故執可嘅也少司馬蘇徐公奉
命保釐浙土悉心民隱會鹽官海堤成神人歆暢遂
屬藩參閩徐君曰夫民也者天生之人成之王者
之天在民民之天在食水非食之天乎利之下究
惟守土責其行所部各條議可否將聚而興罷焉
而陳公方奉
璽書督厲惟謹於是郡太守游侯行視屬邑與各令
長求源委地勢險易碶堰善敗民便不便之故具
得其詳先是海寧判周君守豫章本著圖説以上
公曰嘻斯殆予督撫江右時事乎報可之間以示

予周覽而言曰嗟乎水之繫於民者寧不鉅哉禹
周行天下敷土滌源惟溝洫焉力馴至四海攸同
下民其乂厥稱神已魏而下張渠決水其効至於
潟鹵稻粱頌歌迭起是遵何道哉利故也世人聞
於大較夙夜惟簿牒期會是亟覬免譴呵博時譽
足矣又何暇論於文法之外哉即有之鮮不目為
迂瑣逝相嗤笑使人失其所持部使者亦復高居
養望督察風厲之法棄而不講曰吾以敦大體謝
苛細云爾欲使人吏奔命臻於康阜能乎我
明統一區宇所在專官董理間值重役授寄大臣若

宋公禮之於會通河徐公有貞劉公大夏之於張秋夏公原吉李公充嗣之於吳淞江白茅港咸樹有嘉績與宣房鄭渠者埒至郡邑號稱利濟者亦一時之選綜而言之其要先於陂山開道遡求泉源厮流股引俾各循其壑次之廣樹豐堤擁土甃石用以渟滀深洪外捍奔濤又次之物土建碶廣狹崇卑咸適厥中視則啓閉無壅無濫責在守者而長吏又時行巡督程勤惰違諸部使者行勸懲焉若今所講公之烈與陳公之分猷率屬利賴我海壖之民者不既恢宏矣雖然善作者不必善述

圖始者不必圖終故君子弘於得師勇以赴會昌

明此政而已公今且應

召行屬關中李公代風望夙隆元元顒首稱慶所繇

弘纘令緒引於勿替將不在後之君子式其不佞

爰即所睹聞者著於篇

贈朱大尹貞石序

貞石朱侯令吾鄞之明年治通惠流譽亦烝烝起

廵鹺房公爰檄所部曰予按涖茲土夙夜兢兢思

以康濟黔赤惟郡縣焉屬亦既悉心程核矣茲得

代遵

璽書率職者褒不率職者剌曷敢有泆心惟是鄞令某其度恂雅其操端嚴而其政蠲吏弊恤民艱具有善狀與衆論協盍褒禮焉人皆以為侯重予曰第諗之侯殆信於自考哉吏治且覃矣吾鄞瀕海民故瘠貧終歲惟力穡以應公私重去其鄉至有不識城府者後寖失其初迨嘉靖中倭奴發難遂治戰守備徵兵增賦迄今未解加以水旱頻仍民不堪命所望於上人之援不啻水火也民間且習為徒吏奇貨視官與民為市因之哆談極慮舞文、鬻法以為意得非賢而敏毅者鮮不受眩若是而

欲自售未能也康濟之謂何俟之蒞吾也精研慮務具得要領上下今昔而調劑之船爲裁定臻於法理兩造盈庭往往推見至隱閭里銖兩之奸無能爲遁左右且持簿書供使令廪廪奉令不暇又安從高下其手事漁獵乎居嘗咨詢疾苦往來深山窮谷中觸冒暑雨了無倦色故雩金沙池甘澍隨車視它山東岡諸水利脩飭如法爭搆者亦按物面質竟得其平席蓋不獲暖也若是者良由君恂雅之性端嚴之操以爲之本恂則不諼雅則不鄙端則不佻嚴則不弛與道夷游以時出之宜乎

冲然而盎沛然而莫之禦其於殘吏奬恤民艱也何有予故曰侯殆信於自考也夫治亦多術矣善治者能淑人不淑於人善淑人者能力善使人皆爲善要之神慮感發焂迅雷奮令淅之文武士吏以千計靡不觀聽進止此風鼓動其善者曰吾毋得儕於朱侯也其不善者亦曰吾亦爲人之上奚不朱侯若也将使諼者恂鄙者雅佻者端弛者嚴爭相濯磨期於大猷吏循其守民樂其業皆造端於此矣語曰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殆此類乎予故又曰吏治且單也人乃稱爲侯重侯顧假是

重邪大鵬搏扶搖而上大宛萬汗血之馬日行千里斯豈有憑藉哉俟之才足以自致青雲躋於崇顯玆不過爲衆人設耳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予尚於他日徵之哉會邑博林君進謁予言爲贈辭不獲已遂書以爲序

贈劉建平上計序

正峩劉君令建平且三年積有勞勩明年屬大計天下郡吏之期劉君當往余姻家包子方爲邑博士問贈言於范子謂其等卑以職事蒙成於劉君玆行睠睠不忍釋而劉君故江陵世家也性行淑

均精於經學與弟仲君以文名薦諸鄉父之乃令建平建平當宛郭山谷之中俗樸野無侈好顧後禮讓善使氣爲理邑者困上官又不時至督察非一日矣劉君至以身爲率崇飭繩檢鞠詢民間疾苦得其要領務在除去煩苛定簽賦簡獄訟崇正抑邪脩明教化爲亟用能爭相矜奮習尚頓變而尤加意黌校歲時督課諸弟子究析幽眇可可否否靡不人人意滿以是芳問大著部使者交行褒異蓋十餘舉矣斯非社稷之隸而人士之律令乎范子聞之曰余嘗綜覽當世之故蓋有慨於理邑

繫一天令者元元之所倚爲命也今海内日滿耳德所望於上人者惟聚欲去惡更化善俗而已士方平居咳談潤視下上千古薄卣曾爲不足爲一旦入官遂棄去如弁髦斯不必論矣顧世所稱上焉者崇飾虛憍改易觀聽以爲名高次則卑卑靡所表見惟計日取貲焉耳欲使身肩時艱拊循康定前無營覬後不避委者幾何哉即劉君所施務以實勝率能革其故染此豈齪齪時流伍邪

聖天子厲志中興蚤夜孳孳思得賢俊共理往歲計吏遵

先朝鉅典戴錫騈蕃因以風厲意甚勤懋劉君茲行當事者稽覈上請將不權輿於此乎所稱睠睠不忍釋可畧矣試以詢諸劉君當謂何

贈少司徒新泉江公序

士大夫起而擅當世之譽豈徒計日取資哉蓋必有凝定之守不可槩之量與道浸淫出入不悖祿爵不能縻禍害不能怵故能任天下之重茂建勳伐聲施後世何者其出之有本也

明興敦厲道教士務矜奮以名行相高其後頹風鼓扇佁儗陵夷至嘉靖中葉靡靡難言矣即矯時獨

立之彥殆不能容嗚呼可畀哉其竊有感於新泉汪
公也公以經術起家進士次第當內補持柄者方
以聲利籠天下士輻輳其門公朝省歸即闔門讀
書請謁一無所與遂出守安吉彼且得而甘心也
顧安吉以治行聞部使者疏十餘上久之領度支
郎積六年不調已乃典荆州廻翔藩臬間始正吾
浙轄一意治職業簡澹自將未嘗脩境外之交會
廣南督撫缺
廷議以公應過海上而決策焉見公狀貌魁梧倜儻
有大畧神融融爾慮深深爾洞觀時變披豁心膂

其曰公第往虔南不足治矣是時寇賊披攘撫剿
靡定公延攬群策審量堅瑕一鼓而芟夷之事聞
主上嘉勞茂錫衆咸嘖嘖也而淮徐之間方河決不
可漕遂以屬公至則殫慮籌畫不憚以其身蹈湮
杜隙底有成績京餉數百萬於是直達而公之名
滿天下矣試嘗遡而論之蓋有二難藩轄以前難
在己督撫以後難在人俾門四闢競者蝟聚乃深
念遯避斤斤自喜非不善矣猶慮忌者齮齕怙者
慫惥進退維谷置身何所斯難在己也不幸而值
山寇水沴亟圖康乂脫一不當變生呼吸百萬之

命辭不罹鋒鏑溝壑而旁睨者且議其後斯難任人也乃公與時周旋各臻其效使非有凝定之才不可概之量以爲之地將不免於隨世浮湛躑躅險難安能淵渟岳峙若此之盛哉予因是有感於公且謂有本也間以語諸郡大夫游君曰唯唯非子莫知公且公年今六十矣其與都運許君其節推葉君其皆姻也從而乞言可乎其曰予復何言公之守與量固其所也夫守凝定則外無可欲而精氣完量不可概則中有定主而神慮暢壽之道也以左右宣力則壽國以康濟時艱則壽民以立

身揚名孝思不匱則壽親和氣薰蒸後天不老皆舉之矣予復何言於是游君曰善且持而書之以訊於公遂往

送郡侯游一川入覲序

明年庚辰天下藩臬郡縣諸臣當上計於朝郡大夫一川游公以先期往郡邑諸博士率諸弟子屬以贈言某曰余聞善牧守者其道有二阜之而生不匱牖之而率有常期於衣食滋殖移風易俗稷契之守仲尼授於冉有非一日矣循之則治逆之則墜有所參焉則駁道本相成而教猶艱大何者

遐邇異壤污隆異俗剛柔遲速異齊古今異時而張弛贏縮便不便異宜與道周旋斯稱師帥余未嘗不拊心於世之君子也公之善政往嘗爲諸邑令序次矣諸君典教第以教事論可乎於是合辭曰蒙嘗樂有沾被而罕闚其際試言之猶蠡之測海而爝火之狀列宿也公純懿天成志慮凝定出繩入矩畧去鄙近蓋以身爲率未嘗見有叱咤之語觕亢之容時與諸生抑首滌心緝緝而嚮風猶廣厲學官之路歲時程校藝文敦正雅體上上下下各適其品而尤崇飭名檢達於所司奬進者

若而人汰去者若而人當大比先後搜揚不遺餘力民閒童儒且越格推拔竟獲其請蓋列郡所未有也既而諸雋並進皆名下士公之德施汪洋嘉賴吾學者亦甚章章矣他如節至而賀丁戊而祀大旱而雩存舊而恤秩賓飲而延客使之類咸勤誠祗恪不以早夜懈不以顯晦殊所由裨輔教化興起士行者纚纚莫紀故曰樂有沾被而罕闚其際也若此矣某迺作而言曰嗟嗟盛甚哉將不得爲良牧邪三代而下漢治最爲近古所稱循良皆以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廩廩有德讓

君子亦有成者又[illegible]

岑之於桂陽山陽皆能治行崛起聲施後世者亦

者庶幾哉

主上鋭意中興臨軒受計將按往年成典下璽書褒

美錫宴晉爵可想見已雖然海隅士民方沐浴膏

澤望見旌旗相率喁喁如赤子之戀慈母懼不終

惠詩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民之心也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斯休諸士之心也又曰適子

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鄙人之心也嗟嗟公將

何以爲心哉

贈黃總戎移鎮廣東序

方今宇內乂寧羌胡款塞所稱易動亟在制馭必備非常者非東廣式東廣跨有嶺海山谷深阻人雜夷猺積狃輕悍其勢然也當倭奴雲擾侵剽亡算　廷議命將督帥積十餘年而始解嚴然不弛備海以外西南諸夷歲函賚貨乗巨艦入與官爲市內地以漁食爲生稍不愜稱兵四掠急則結遠夷倔強山海間如張璉林道乾之徒非一日矣蓋縣地壤懸隔京師事竒莫得聞易於掩覆所在文多珎寶奇瑋之物仕者鮮不攖情貪需成風馴致

法令之[illegible]

聖天子鑒觀往事捬髀已久爵總戎鈇遞移吾浙函
湖黃公往秩不加舊而寄畀重矣走聞之曰東廣
不於是按堵哉公家世將種用詩書韜鈐舉武科
上第歷邊塞吳粵以至今官勁勇廉肅之名習聞
海內先時莅吾浙者自俞朱二督府外鮮可人意
大較罷軟偷惰諛媚苟容甚則恣意掊剋事權下
移而且創祠樹碑以塗耳目欲其弭外戢內能乎
公至即按故事敕正大體有不率令者疏論報罷
行間乃始知有閫府因而簡士伍飭戰艦謹烽堠

愼問牒無問織巨井井更新而服食交際務簡澹如寒畯不敢私士卒錢一物時當防汛躬涉大海揚兵厲士夷廼屏跡遠遁今已三稔斯廉男兼資之効也廉則志行峻潔而不妄圖勇則神膺精強而不隱禍聲聞四達旌麾改色内以消其桀驁無聊之心外以杜其覬覦搆亂之釁雖稱易動且將降志抑首望風效用以戰則勝以攻則取其於東廣按堵也何有

主上制勝遐陬越格酬勳即遼陽大同諸鎮以首虜

上輙降勅錫服封伯晉孤所以寵異風厲者其厚

此千載一時也[illegible]

以同事之好問贈言遂序次其事爲公頌茇如此

詩有之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尚勗哉

贈李郡丞擢守高州序

象台李君佐吾寧之六年會大計以治最上迺擢高州太守聞者交口稱得人余因展慶焉李君曰福生有階余將何以戳之自佐政來鰓鰓期不負茲幸免於吏議顧獲有此擢肩重者蹶陟高者眩惟惴惴懼焉夫何故崇卑者秩也細大者事也要散者寄也險易汚隆者勢與時也而善應之者㕘

也太守吏民之本鈐轄郡邑以司倡導故田野之欲其闢户口之欲其贍賦歛之欲其節費校之欲其興章程之欲其一訟獄之欲其平摎竊之欲其戢力役之欲其簡斯庸以飭吏治而遂民生也今舉而畀諸一人之身休戚善敗胥是焉繫不既艱大乎哉余往之所隷者惟戎與盜戎清之而已矣盜弭之而已矣猶復夙夜在公慮無安暇今秩雖晉而事寄不啻倍徙於昔況高凉當南粤之委去中國遼邈被山帶海夷獠出沒非常公私交困殆不堪命今茲之往似猶理亂絲烹小鮮如之何其

不懼也余曰善轍者不更軌善治者不易民非以綱張而目可舉領挈則裘自順乎君之爲佐也受成於守雖神應無方伸縮可否有難以直情者寧免心膠於苦而事掣於行乎若守則臨之於上揮霍之於左右以戎政則畀諸丞以賦斂則畀諸别駕以訟獄則畀諸司理以章程則責諸幕以讐校則責諸愽士以禁戢則責諸司處以出納則責諸倉氏庫氏畫之有條會之有要佇見以簡御煩以逸制勞身不越庭户而化行千里之外禮讓遵循風俗醇美其於治也何有君佐吾寧持以廉靖寛

乎六年迨一日頌聲溢於口碑薦剡騰於直指致有今日非偶然已胡言懼也雖然天下之事何嘗不成於懼而墜於玩也懼則情氣奮不以艱阨懼則善心生不以物淆夫谷之所以傳籟者虛也海之所以爲百川王者下也懼之道也行百里者半九十吾知免矣是以爲君慶也適諸郡寮屬以贈言因爲揚搉之如此試以諗之他日其以余言爲不佞哉